

長河志
東河志
考志
古籍
錄考





長河志籍考

(二)

田雯編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三他其及錄晉
冊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壽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徐鼎銘 滕秉全 陳敬衡 林懷民)

紙

長河志籍考卷五

儒學在州治北城下。元之陵州學也。永樂間改。秀字層明。畫角嚴整。州人給事中葉洪。樹柏三百本。婆樓拂戶。鐵幹叅雲。洪職性通明。才地卓美。以直諫被放。隱居河干。讀書自娛。故樹此木矣。

先師廟。舊有孔子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始易木主。從張孚敬之請也。以泥像瘞於儒學之東。俗曰聖人墳。清明節。士酌酒其下。有封若堂。等於洙水。無樹生棘。異於昌平矣。兩廡從祀者。歷代諸賢之外。漢董仲舒。則鄉人也。

鄉賢祠。在儒學東。竊以豫章七歲。必有良材。芳蘭十步。豈淪茂草。龍門之桐抱曲。日南之蚌生珠。因地而紀。其鄉賢哉。況以青海之含靈。當九淵之結撰。山川最屬。而平原之多材乎。昔膠西以讜言訪對。論道屬書。大中以恢諸滑稽。瞻辭正諫。此二子者。並生漢代。可謂鴻漸雲霄。蟬蛻穢濁者矣。迄於南齊。二劉並稱。至於唐朝。兩高繼踵。孟簡開瀆於毘陵。張雍嬰城於西川。元祀孟泌。其道幾苗裔與。迨有明至今。祀宋公性已下。凡二十八人。其尤異者。葉子源抗疏十上。折奸相而賦歸田。程公業玉璽一篇。崇正士以黜奄宦。射妖蛇。驅火鳥。張御史稱爲神明。蒙賜幣。卻遺金。趙清吏書其可羨。張文淵經撫哈密。伊吾爲羈縻之州。盧紫房晚歲鷗鷺。嗣宗成頽放之迹。其他俱列州志。或攀龍天衢。允陟旋璣。或腐鳩良錦。經綸泉石。璽書

馳於屯氏之濱。俎豆盈於渤海之鄉。而安德舊彥。不乏其人矣。若夫人物。自後漢禮震已下。州志亦稱先賢合與祀者。凡五十二人。昔劉峻辨命。稱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奇才而位不達。豈日者卜祝之流。與仲舒王佐。感士不遇。同日談也。其餘英烈。隱發。傀偉。俶儻。論之祀典。有與有不與。豈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哉。抑仁而無報。殆有命存者乎。當宋性之生也。時重科第起家。性獨以明經顯。世方舉子自試。性以代人章疏聞。方朔身長九尺。上謂此人身長一丈。擢比部行在侍郎。進尙書。俸賜。褒歸金二。尋被讒放。家無餘貲。惟賜金在焉。上嘉其廉。賜地復官。身沒之日。塑像學宮。特存廟祀矣。迨歷年既多。牆被蒿艾。階羅荆棘。宮室傾覆。祠廟丘墟。惟宋公之寢。歸然獨存。於是載祐而來。咸歸宋廟。充棟臥楹。鄉賢之主。流出於戶。比年以來。僉以余大父裕所公篤行孝友。置主崇祀。其經術行誼。闔郡所書。新城王公記之。竊謂鄉祠諸賢。先靈未安。鳩諸裔子。陳說鄉校。或丹軒紫紱。世列聲華。或犢鼻牛衣。家傳清德。雖復輪蓋非榮。蓬頭何恥。而興替不常。榮枯莫恃。嗚呼。蘋蘩蘊藻。誰其尸之者乎。於是經之營之。上棟下宇。東方先生。至此方以祀聞。學徒鱗萃。徘徊路寢。遂想見諸公之遺範也。其前代未預祀者。多未撫入。州志先賢錄中。載先高王父戶部公。先大夫麗水公。崇祀亦有待焉。夫曼倩之賢。前古且未禮祀。董生之蹟。俗儒又復致疑。欲使厭次寂寞。廣川亡聲。不亦悲哉。

揚州汪懋麟曰。應州田子。竊念其高祖中泉公。自通籍爲尙書郎。距今百餘年。遭時變遷。其行事遂不能盡述。而所留於後者。惟畫像在焉。因屬余爲之記。公像藏於家。未得卽拜而見也。更受其勅命之詞。敬讀之。其文曰。地卿之屬。視他曹爲詳。榮財賦。酌盈縮。於邦計至重也。匪得廉勤精敏之才。曷克以濟。爾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田三戒。起家賢科。宣勞。

民畧同辭艱劇愼慮以從功伐書庸達於朕聽是用進爾階爲承德郎錫之勅命夫時誦務殷輸半而費
倍日者嘗往來朕衷矣上有以足國而下不病於民古所謂善財者宜何如廣思熟究益懋遠圖實嘉靖
三十一年考滿恩錫也詞賁而有體得兩漢遺意焉非公之賢若歲飢命所稱廉勤精敏何以當公之愧歟
公嘗督漕三吳人以其竹桶貯銀覆米以進公憂然絕之在部值歲飢命所稱廉勤精敏何以當公之愧歟
全活甚衆二者非廉勤之嗚呼前代由進士起家者必敗歷郡縣遷臺諫爲得盡其言以署之志白首然感
作詩數百言一時傳之嗚呼前代由進士起家者必敗歷郡縣遷臺諫爲得盡其言以署之志白首然感
趨走錢穀非所樂道然則公之才與志固深未竟特留餘以待其後之人有於畫像也余小子無狀所期望
於子若孫者不遠且大乎然非德澤之固深未竟特留餘以待其後之人有於畫像也余小子無狀所期望
光顯前人之猶憶兒時亦拜吾祖像服髮新眉迄今四十年恍然在目前不幸燬於兵每歲人祖諱三戒以甲
則畫像之存與不存亦屬天幸歟新眉迄今四十年恍然在目前不幸燬於兵每歲人祖諱三戒以甲
科起家爲戶部雲南司主事權外艱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先生父諱高諸生讀書禮問家人祖諱三戒以甲
生少而食貧先生幼至孝遭內艱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先生父諱高諸生讀書禮問家人祖諱三戒以甲
行及長終身無言時人以爲難補博士息庭以內聞讀書聲不聞衆往人語案置曆書日較行事終不遇性
素嚴重每旦起正襟危坐子性臧獲皆屏息庭以內聞讀書聲不聞衆往人語案置曆書日較行事終不遇性
識其三世老而無不哀弟實畝善治生賞稍饒裕然出入問遺悉稟命柏陰下述祖德話農桑終身如一日飲酒
一堂三老而無不哀弟實畝善治生賞稍饒裕然出入問遺悉稟命柏陰下述祖德話農桑終身如一日飲酒
子孫讀書尤有法度至今惠人稱儒法者必不以田氏爲首史氏曰漢景帝時人臣尊寵無過石氏號萬石
君史稱其孝謹聞郡國爲齊魯人稱儒法者必不以田氏爲首史氏曰漢景帝時人臣尊寵無過石氏號萬石
萬石君田先生雖不遇而其教宣於家者如此所謂不言而躬行者歟先生歿未久而子若孫以次射策顯
名當世豈偶然哉豈偶然而其教宣於家者如此所謂不言而躬行者歟先生歿未久而子若孫以次射策顯
嘉靖癸丑進士官戶部主事祖高父實栗並成一家言試場屋少不偶人自負不屑伍里中兒家貧嗜學冬月
聚薪擁足讀書常達旦爲舉子祖高父實栗並成一家言試場屋少不偶人自負不屑伍里中兒家貧嗜學冬月
翳翠之羽貴其文也除知浙江麗水縣立著名述先是民苦催科消案公內外各置一簿尺順治辛卯舉
于鄉明年壬辰登進士除知浙江麗水縣立著名述先是民苦催科消案公內外各置一簿尺順治辛卯舉
不得上下手爲新其力役則安籍均徭罔困貧寡石記亂後荒圯公至則新之會諸役生其清麗水故課藝學
校歸然冠澤山之陽自唐李鄴侯而韓退之爲石記亂後荒圯公至則新之會諸役生其清麗水故課藝學
曰麗澤文社由是公上益興往視之曰有通于昔而鑒於今如吾民何躬畚鍤復堰民四十派灌田穀以登初
大水決堰泉散土龜公單騎往視之曰有通于昔而鑒於今如吾民何躬畚鍤復堰民四十派灌田穀以登初

公將之官作筮仕自記一編歷授古循吏以自勵曰使吾行有弗協於是弗敢爲也至是出爲政無一不如其言麗民歌之曰邑侯清雞犬寧邑侯賢婦子安亡何以疾卒于官年四十六邑人爲之哭罷市公在邑甫五月其得民如此施子曰史氏傳循吏衆矣大抵奉法循職恂恂無奇行以麗水治行方之寧出古人後哉語云見指知臂夫朱邑之愛利文翁之儒雅王景之治河渠彼有其一而傳之至今今不待期月能兼之使天假之年豈獨以循績見哉

儒學東有名宦祠凡二十四人不列於祀宦蹟可紀者魏孫禮已下若而人焉余嘗論之古者地方千里分爲四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稱上大夫縣下大夫郡秦置郡以監縣如安惠之隸平原漢世州復刺郡如平原之隸青州周隋設府唐時惠州置總管府迨後永靜名軍河間名路州郡遞變官爵隨之是以府監州州監縣所由來也今惠州領二縣隸濟南府矣以平原則古郡以惠則古今同州其簪紱之盛漢晉已來或稱太守或稱內史或稱刺史或稱都督剖符則縣令分封則國相廣川旣已廣長河抑又長治所之移幾同陵谷郊遂之別更易滄桑驗之古所纏絡遠矣嘉其政蹟何獨不然若謂咫尺之地可擘祥雲數武之餘便無春雨彼溝洫爲浮虎究竟此村落是殺蝗所逮皆致遠恐泥之見況復樂公古社寧云卽耐膠庠朱邑舊祠豈其同列鄉校祀典所存隨時追述較其大略而已故在州言州今之州古之郡也所臨蒞者多當時名公其爲平原太守與夫惠州州守蕭太傅通達政事伏尙書教授不輟南陽有趙熹著績鋤奸以斃蝗安陽則邵續築城授命以拒賊顏魯公羣推盟主帝欲觀其壯容斬懷德固守城壁詔復嘉其善政此數君者皆已祀之若夫容城孫德達折曹爽之謀清河房士達拒邢杲之寇考茲兩達有聲

二魏而祀典不與。夫王翁之河，卽是屯氏別稱。馬丹之塚，詐以鳴犢爲界。當時平原、清河兩郡相爭，今高唐新城直是平原界上。古爵堤存焉。晉世陸機爲平原內史，其弟雲爲清河內史，二郡之間適棲二俊。今此土機亦祀焉。其間以平原相稱者，漢相國匡衡、明經少雙，時後進皆欲從衡、平原望之名儒。與元帝師傅舊恩，奏其說有師道，揚興賢令。因史高親戚輔政，薦其經學絕倫。當時無階朝廷，隨牒遠方，在平原者最久。其後居相位，稱儒宗，傳經義，改郊兆，語其醞藉，與韋氏並稱焉。於斯時也，藉穿壁之餘明，達解頤之妙旨。平原學士殆翕然歸仁者乎？其餘諸祠，史弼爲相，能卻鉤黨之誅，陳紀爲相，事隔移鼎之迹。漢昭烈御寇豐施，晉阮种爲政簡惠，惟辛穆父子廉平而有學行，雖不預祀，亦賢相繼踵矣。房恭懿爲惠州司馬，在隋則賜賚最優，趙挺之爲惠州通判，至宋則緡錢遍給，都監叔皎怒罵不屈，忠烈也。轉運唐介留牒不下，讜正也。其他悉具州志。至如州東安惠舊縣，不乏鳴琴。州西長河故令，豈無馴雉？而祠祀闕如，官蹟亦漏。原其并省之日，建置之初，殆非抱圖載籍，卽爲春秋嘗之計乎？惟不列於祀者，唐陽嶠爲將陵尉，又載元迭里威失之治陵州，安所求死？子桓東少年場，亦足紀焉。陵州適當其地，將陵之移長河，在宋景祐紀縣尉於唐時，則亦疎矣。今略綜前代，鋪張精蘆，設作存勸，竦神告民，亦春秋不朽之義，豈比夫敗材傷錦者，使人學製生愚死智者，多愧碑文哉。

城內外凡十有八坊，具詳前志。進士丁永成一坊，在西關。今廢。坊下有隱士朱之顯宅，朱善醫，一日扶杖

立坊下。余九歲入塾。時過而揖之。俄病人至。投金丐藥。朱診曰。子之病莫吾醫也。吾技窺仲景。理辨寒疾。子病非寒。吾何以醫。卻其金使去。異哉。朱習長桑術。其立心制行。有大過人者。余嘗思之。漢儒專治一經。如董仲舒治公羊春秋矣。學不旁雜於他經。經不剽盜於他氏。自立一說。神明變化。故經術有根柢。多所措施。天人三策。發爲濟世之言。玉杯竹林。無非有用之學。後人自擅弘材。博通六經。而經學亡矣。皆朱之罪人也。陸游讀華陀傳。題云。六籍雖殘。聖道醇中。更秦火不成塵。華陀老黠。徒驚俗。吾豈無書可活人。宋儒而後。莫可語此矣。南門內進士楊順一坊。嘉靖中。分宜勢敗。州守某改殺人媚人坊以辱之。州人程瑤尋改爲歷科進士坊。按明史云。嘉靖三十六年冬十月。楊順路楷殺前錦衣衛經歷沈練。初練旣編保安。卽子身至里。長老問知練狀。咸大喜。遣其子弟從學。練稍與語。忠義大節。乃爭爲練。冒嵩以快練。練亦大喜。日相與。冒嵩父子以爲常。嘗束芻爲偶人三。目爲林甫。檜及嵩。而射之。語聞。嵩父子銜之。而侍郎楊順來爲總督。故嵩黨也。應州之役。多殺邊民掩敗。練怒讓之。且爲樂府以誚順。順大悲。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世蕃所白之。且謂練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而御史路楷來。又嵩黨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楷至則與順合策。捕諸白蓮教通叛者。竄鍊名籍中。以叛聞。下兵部議。尙書許論不爲申理。嵩竟殺之。籍其家。嵩乃子順一子錦衣千戶。楷遷太常卿。順猶怏怏曰。丞相猶有

所不足乎。謀之楷。復取鍊二子杖殺之。併繫其長子襄。順楷敗。乃得脫。其遺事余竊疑之。州人謝重輝攷順之生平。嘉靖三十六年冬。順已罷官家居。何至有殺練一事。恐流傳附會之說。初非實錄。聞諸道路。便生穿鑿。其爲信史難矣。

昔冠蓋之里。記自宣城。鄒魯之門。稱於韋氏。茂才多士。疊采駢蹤。青組朱旗。連城比郡。公侯必復。孫子相承。一門踵豹變之榮。四代附蟬聯之祉。吾鄉世不乏人矣。至其登甲乙之科者。鴈塔標其姓名。稱鄉里之彥者。泮宮昭其俎豆。若夫爵秩上封於祖父。恩蔭下逮於子孫。二者並有加焉。州志所載。蓋已詳矣。

孝子節婦坊。今多圯矣。昔王昭之。蕭廣濟。鄭緝之。師覺授。宋躬。梁元帝之徒。並著孝子傳。歷譌前史。或著孝行。或云孝感。或並列孝義。或兼稱孝友。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孝之化人深矣。若夫靈哲協夢於抽筭。懷慰忍寒於挾纊。見齊書彥度滅性於弱齡。甘貧掛檄。士光前知以寤藥。清淨登仙。見梁書此四劉者。皆屬

平原。而州志孝子。始自有明。凡十六人。再攷新莽之世。遲昭平說經八博。聚衆河阻。比平陵義公之節。並海曲呂母之風。與夫男玉輕身以犯刑。見北史劉氏祈天而拒戰。見北史巾幗英雄。斯爲烈矣。若乃綜其遺事。

專在一操。哲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咸並登焉。閱州志所載。凡四十有七人。可按籍而攷也。

惣論曰。惠州古趙地。昔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寶鳴犢之死。臨河而歎。後世因以鳴犢名河。自漢元之朝。河決靈縣。魏武之世。地屬平原。是以紀永嘉之年。謂之靈鳴犢口。爭清河之限。詐爲鳴犢河界。

記聖德之言動。覺是邦之可懷。歎鳳遠衰。泣麟何促。所以陬鄉之息。或稱繁操。呂梁之望。別在徐州。惜哉。車轍馬跡。殆所不至。若昌平誕睿。泗水非遙。尼丘載靈。汶川近屬。淹中妙鍵。稷下高風。萬匹驅馳。百家騰曜。燕南趙北。魯柝邾聞。平原文學。傳經義則。匡鼎爲宗。江都相國。命王佐則。董生爲最。孔仲達。揆辭颺起。發跡孔賢之莊。河間王大雅不羣。光價毛精之壘。百里之內。英賢間出。瓊籩玉豆。奉先聖之令儀。東序西膠。躋羣賢之門閥。方之濟北。復號顏淵。警彼華陽。亦稱曾子。祁祁令德。還昇武騎之堂。濟濟時英。不數文翁之室。予人非子駿。學媿元成。然在垂髫之年。士風猶及見之。大抵衡品行先。稱忠孝。論文章。必窮經史。黷貨賣友。鄉人不齒。凌長挾詐。君子非之。人之榮辱。家敦禮節。是以會稽有先賢之傳。襄陽記耆舊之篇。東國人倫。南陽文學。足以垂諸鄉校。楷模薦紳焉。

長河志籍考卷六

官廨橋梁存湮半矣。廣川之樓。淒迷秋雨。匡衡之館。悵望春蕪。俟民力之少紓。望通人之改作。今之從政者。獨無意乎。

論曰。古者建國。必有九牧。九牧區分。局署以立。魏晉以降。則署行臺。唐制由行臺而至採訪使。州諸官署。其遺制也。下至水陸傳處。倉庾鋪舍。或繕修庫廩。或平治道塗。條晰縷分。巨細畢舉。至于近代爲尤盛矣。大要藩籬之設。以規其內。溝洫之限。以虞其外。其制衛重于州。部署已下。又無論已。維時創立巨址。廣以新規。高其閭闔。厚其籬垣。肥楹巨棟。間架相構。雖非土被朱紫。木衣綈繡。而膠葛周通。飛簷峻宇。亦足以明其規制矣。于是西盼衛水。輳淮徐之艤舟。北倚神京。通商賈之寶貨。議疆場之事。接舟車之濟。啓生民之疾痛。參軍旅之賞罰。八署官舍。職領相次。洵大邦之襟帶。畿輔之咽喉乎。逮歲滋久。官署改創。三廳圯爲茂草。二衛鞠爲園蔬。名號猶存。官物浸敝。惟有子產之對。壞其館垣。都無叔孫之賢。葺其牆屋。夏施之柳。孰念之哉。

編戶口三十四里。其戶田賦之數。凡以地出庸者。以社出牧者。以戶出貲者。以丁出徭者。增減不齊。支解有差。詳載州志。舊通志云。山東濱海禦寇。有斥堠之役。河入濟。嘗決爲患。有隄障之役。漕河資於百泉。有

堰埭啓閉濬治之役。東南舟車絡繹達於京師。有傳舍津塗之役。總之當齊魯燕趙之衝。居濟南河間。兩戒之首。戶口蕃殖。征求有藝。惟國家休養之仁。尤在輔世長民之吏也。一旦用尹鐸爲保障之守。封千秋以富民之侯。則規模一新矣。

州爲屯牧之地。不罹兵燹。五十餘年。歷考前代。如漢韓信破歷下軍。取鬲城。王莽時。平原女子遲昭平聚衆千人爲亂。光武中。吳漢擊清河軍。獻帝時。公孫瓚討黃巾。後魏孝昌二年。平原劉樹。劉倉生。叛。隋平原李德逸。叛。十年。張金寇平原。唐元宗時。安祿山反。太守顏真卿起兵討之。德宗征朱滔。滔奔入惠州。文宗討李同捷。戰於平原。後梁貞明元年。晉王以五百兵夜襲惠州。後晉梁進以鄉社兵取惠州。元至正十七年。毛貴據陵州。明洪武元年。徐達率兵取山東。建文元年。都督韓觀練兵於惠州。秋九月。李景隆合兵五十萬進河間。二年。白溝河敗績。奔惠州。三年。與燕兵戰於夾河。大潰。復奔惠州。天啓二年。武邑白蓮教于弘志作亂。其最著者。唐之天寶。爲清臣見節之時。明之建文。乃景隆潰師之日。隋帝伐高麗開渠而大役興。明代封惠藩行宮。而民力竭。至於水旱飢饉之災。地震蝗飛之變。書不勝書。具詳州志。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陷京師。遣僞將軍郭陞入山東。州人盧世淮等。奮臂一呼。誅僞官。爲懷宗發喪。起義兵討賊。以王孫朱帥歛爲盟主。傳檄而出。鄰境皆應。會我朝大兵入關。破走自成。冤恥旣雪。大寶有歸。秋七月。將軍石廷柱撫諭民賴以安。

論曰。當有明之將亡也。王甫興鉤黨之誅。張角倡左道之術。黨錮之議。略與東京相等。邦國殄瘁。大廈已傾。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粗糲棘矜者。因利乘便。春秋州兵之舉。師出有名。隋唐義旗之興。負之無力。考厥遺事。故大略足紀也。

長河志籍考卷七

里俗相沿。由來舊矣。攷之歲華紀麗譜。荆楚歲時。乾淳歲時。輦下歲時。秦中歲時。諸記。四民月令。千金月令。諸書。通都列邑。皆然。故不錄。錄其小異者。

正月。賽紫姑。加鬻髻於柳箕之上。呼阿姑。焚香禮之。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元宵憤亡。故世人作其形咒之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婿。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出於廁邊。或豚柵間迎之。箕重。其神來也。放翁有迎紫姑詩。

二月二日。粉荔爲餅。膠芽作餠。以熏蟲鼠。昔人云。柳籠門巷之晴煙。杏壓園林之香氣。比年以來。料峭春寒。與此語異矣。節之佳者。蘇子瞻謂一年惟寒食。重陽。不可虛度。是也。

張景陽有洛襖賦。毛詩鄭風云。溱與洧。有洵洵兮。維士與女。方秉簡兮。州無此俗。

四月八日。八字之佛爰來。五香之水乃浴。

端陽節。爲沐蘭之日。艾葉榴花。風物略同。北地非水鄉。但少觀競渡耳。角黍以餉屈原。弔汨羅事也。不識

鄉人何以嗜之。是月。穫麥麥一斛。敵它穀一鍾。故諺語一麥三秋也。余曾有麥秀詩。略云。百畝之田。種麥半。釐半。大小齊耕。穫。榴花。棗花。月當

午。青黃罷。亞如馬鬃。打包搖旗。好時節。臘頭伐鼓聲。逢逢拾穗兒。童結行隊。揮鎌農父交矛鏃。高者齊腰低沒胯。昂首忽見燕尾雙。牢丸起洩婦子飽。燒畬買犢鳴村甍。錄數語于此。

曝衣節。在日東井律中林鍾。富者錦繡充陳。貧者之阮犢鼻褌矣。

首秋佳夕。設酒脯瓜果於庭。祀河鼓織女。穿針乞巧。填鵲成橋。其說不經。婦人女子篤信之。傳玄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

中秋。以瓜餅酬月。比戶然矣。

重陽節。蓋始於齊諧所云。汝南桓景學費長房之說也。登高落帽。綠酒黃花。正東坡所謂不可虛度也。十月朔日。黍矚。俗謂之秦歲首。是日上冢。以五色箋剪衣繡火之。

昂正仲冬。時稱亞歲。賀客摒擋。並如元正儀。弟子拜其先生。臘八日。以棗栗和粥食之。東京賦云。長至大儺。驅逐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茆。偃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今俗不聞矣。

臘月廿三日。祖竈神朝上帝。又於臘日藏冰。爾詩曰鑿。周禮見頒。慮蟲疑之時。不可闕也。及狐聽之日。於以藏之。藏冰不見於它邑也。

除夕。修祀事。迎新年。如夢華錄所云也。燒木賣懺。亦儺禮之變矣。讀東坡餽歲別歲守歲三詩。庶幾似之。五穀六畜。榆柳桑柘。果蔬蔬之屬。所在相若。非特產矣。故不書。獨書魚。舊誌載應鯉之名。沿城屯氏河南北三十里。東風解凍時。取之。桃花水漲。魚去。紅鬣白乙。味甘多脂。丙穴槎頭莫匹矣。扈業不一器。有跳魚船。以粉塗板。置之船側。半浮水面。黑夜鼓柁而行。寂無人聲。所至魚躍于板上。城東徒駭河。亦多巨魚。